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70

11 December 1987

CHINESE

第二七七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2月11日星期五，下午6点55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别洛诺戈夫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成员国：阿根廷	德尔佩奇先生
保加利亚	茨韦特科夫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刚果	巴莱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约克伯爵
加纳	格贝霍先生
意大利	布奇先生
日本	谷口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利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委内瑞拉	特鲁希略女士
赞比亚	祖泽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6点55分开会

向卸任主席致谢

主席：这是安全理事会十二月份的第一次会议，我谨代表安理会成员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我的前任、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菊地大使热烈致敬，他在十一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顺利地完成了工作。我相信，我对菊地大使以杰出的外交才干主持上个月安理会工作表示钦佩和谢意，是表达了安理会全体成员的心意的。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

1987年12月11日民主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333)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我收到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国代表1987年12月11日的一封信，其内容如下：

“我谨请安全理事会在审议‘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项目时，按照安理会惯例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祖赫迪·拉比卜·特尔齐先生发出邀请。”

这封信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S/19336分发。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这一建议不是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或第39条提出的，但如获安理会认可，则这项参加辩论的邀请将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依照第37条应邀参加的会员国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利。

有没有安理会成员希望就这一建议发言？

奥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在我的简短发言之前，请允许我借此

机会欢迎你担任安理会主席，并期待本月份的工作在你明智的领导下顺利进行，同时我也要向菊地大使及其整个代表团出色地主持了上个月的安理会工作，向日本代表团致谢。

美国一贯坚持的立场是：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安理会可以听取代表非政府实体的人士发言的唯一法律基础是第三十九条规则。四十年来，美国一直支持对第三十九条作宽宏大量的解释，因此如果这一问题是根据这条规则提出的，那么美国当然不会表示反对。然而，我们反对为了特殊目的专门偏离井然有条的程序的作法。

因此，美国反对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该组织若代表一个联合国会员国本应享有的参与安理会会议进程的同样的权利。当然，我们认为必须听各种观点，但这一点也不意味着需要违反议事规则。最近，安理会似乎一直在有选择地提高那些企图通过偏离议事规则而在安理会发言的人的威望，美国特别不同意这种做法。我们认为，这种特别的作法是没有法律基础的，是对规则的滥用。

出于这些原因，美国请求将拟议中的邀请的条件付诸表决。当然，美国将投票反对该项提议。

主席：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如果安理会的其他成员现在不想发言，那么我就认为，安理会可以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提议进行表决了。

就这么决定。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阿根廷、保加利亚、中国、刚果、加纳、日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委内瑞拉、赞比亚。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十票赞成，一票反对，四票弃权。提议获得通过。

在主席的邀请下，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康特·约克·冯瓦滕堡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先，我也要热烈地向安理会卸任主席菊地大使表示敬意，感谢他以巨大的才能出色地主持了我们的会务。主席先生，我要说，你在担任主席期间将获得我们的通力合作，这种合作将使我们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走到一起。

我国代表团在表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与安理会辩论的问题时投了弃权票。我国代表团是根据安理会自己制定的暂行议事规则这样做的。今天所遵循的程序显然是旨在给予巴解组织与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相似的地位。这并没有反映出巴解组织与本组织之间的真正关系。因此，我们不能予以支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代表团反对安理会在这次辩论中听取巴解组织的发言。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谷口诚先生（日本）：主席先生，首先，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这一非常重要的职务。你和其他代表对菊地大使说了许多客气话，我也要借此机会向你们深表谢意。承蒙各成员国和我合作，我非常感谢。

我们投票赞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与会议进程，这是因为日本政府一再表示，日本经过深思熟虑认为，代表巴勒斯坦人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与和平会谈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1975年，作为安理会的成员，日本曾表明立场说：在安理会审议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时，应该邀请作为中东问题的主要当事方之一的巴解组织参加。这次，我要确认这一立场。因此，我们支持巴解组织的代表参加。

主席：我感谢日本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1987年12月11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的来信，信中说：

“我不胜荣幸地请求，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允许我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参加安理会关于‘被占阿拉伯领土的局势’这一项目的审议。”

安理会以前曾多次在审议议程事项时向联合国的其他机构的代表发出邀请。根据以往在这一问题上的惯例，我提议安理会向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么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安全理事会今天是应民主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以阿拉伯国家集团12月份主席身份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333)内所载请求而召开会议。

安理会成员也已收到1987年12月11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来信的影印本，该信将以S/19337号文件散发。

第一位要发言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我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首先我想要向你表示，我们是多么高兴看到伟大的10月革命的代表正在主持我们的审议，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同志飞越大西洋来到这里采取迈向和平的第一步。我们相信，总书记和美国总统之间的进一步接触将能给他们时间来讨论各区域的冲突，包括——主要的是——中东的冲突，因此我们也许就不需要时常来麻烦安全理事会了。

主席先生，对你个人而言，我们对你抱有充分的信任：以你的稳健和才干，你一定能领导安理会完成任务。

我也要感谢日本的代表，他在11月份卓越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工作，特别是他代表安全理事会出席了国际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日的纪念会。

我也要感谢那些投票赞成，甚至投票反对我们参加的代表们，因为投票反对我们参加的人一定会知道我们是一股力量，就象在过去许多场合里所说的那样，没有巴解参加的讨论就好象在沙上表决那样。

在我进入安全理事会大厅以前我听见有人窃窃私语：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又要到这里来？”有人回答说：“他们想要来叫嚣。”主席先生，我们来到这里不是要叫嚣，我们到这里来是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提交给安理会，我偶然听到有人说，“他们想解决问题，让他们打吧。”我请他们放心，我们的人民正在竭尽一切努力抵抗占领国，他们正在用各种手段进行抵抗，不管是用石块还是用空瓶子。我们没有放弃战斗，我们正在进行针对占领和剥夺我们权利的正当战斗。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首先，我们知道，安全理事会多次重申，《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适用于自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这是安理会对占领国作出的决定。但是，我们到这里来还因为安理会负有一项责任。该公约说，

“各缔约国承诺在一切情况下尊重本公约并保证本公约之被尊重。”

在这里，安全理事会，我指的是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成员的责任得到最好的体现。安理会真的能确保对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日内瓦公约》的尊重吗？

我们到这里来不是要叫嚣。我们到这里来不是要放弃战斗。我们到这里来是要行使一种权利、一种通过该公约得到承认的权利。

十分奇怪的是，去年12月8日安理会不得不因为占领国侵犯生活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而开会。有人也许会说：“怎么那么凑巧？事情根本不会象这样发生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大会以大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根据大会第38/58C号决议召开国际和平会议，该决议明确地说，实现和平的最佳方法、如果不是唯一的方法，是举行一次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平等地位和平等

权利参加的国际和平会议。秘书长在有关他所作的努力的报告中表明，以色列政府的立场是这一年努力的主要障碍。以色列政府既无法全部地也无法部分地接受召开一个国际会议以实现该地区和平的原则，它拒绝了中东国际和平会议的原则。

此外，我们知道，仅在上星期大会通过几项决议。大会在这些决议中谴责以色列对被占领土人民的所作所为，并谴责

“以色列对被占领土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学校、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的巴勒斯坦师生采取的政策和作法，尤其是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火，造成许多伤亡。”

(第42/160G号决议，第2段)

大会仅在几天前通过该决议。以色列的反应如何？它的反应是，恢复向被占领土上的学生、儿童和妇女开火，全然无视它对这些人的安全所承担的义务和根据《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所承担的义务。这就是确保以色列尊重和履行这些义务的责任所在。安全理事会经常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作出决定，并强烈谴责以色列部队开火打死和打伤手无寸铁的学生的行径。安全理事会经常要求以色列立即严格遵守《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但是以色列是否加以注意、是否对安全理事会的呼吁作出反应？没有。为什么没有呢？我们认为是因为安全理事会应当采取更有力的行动，而不仅仅是要求以色列立即和认真地遵守《日内瓦公约》。

12月8日，以色列设在加沙地区的一个检查站截住了一辆载有巴勒斯坦平民乘客的汽车，车上很可能就是越过军事分界线以便挣几个钱养家的工人。就在这个检查站，一个军队检查站，以色列部队向这些人开火。四人被打死，其他九人受伤。然后，以色列占领国实行了宵禁。但是，这四名受害者毕竟需要下葬，而丧礼则变成一场抗议占领国新法西斯主义分子暴行的示威。伤者被送进医院。其中一家是在加沙的勒尔希法医院。以色列军队意犹未尽，竟把坦克开到医院，以便把这些伤者从病床上带走。以军拖走这些伤者并把他们拘押起来。以军把这家人变成家医院变成一个类似军事据点的地方。

巴勒斯坦人也是人。他们只不过是无法忍受屈辱，于是进一步示威抗议占领

国的暴行。而这些暴行却在继续和升级。12月10日有更多人被杀。我不会向各位宣读《纽约时报》，然而12月11日，就是今天，遭以色列军队射杀的巴勒斯坦人的数目正在增加。12月11日星期五，又有四名巴勒斯坦人被枪杀，其中一名九岁儿童死于12月10日在卡侬尤尼斯受到的创伤。受害者在巴拉塔难民营被枪杀。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到现在仍未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方面听到关于耶路撒冷以北的纳布卢斯附近难民营中发生的事件的报道。以色列士兵向正在参加星期五中午祈祷时进行的示威的人开枪。我认为无需解释穆斯林要在星期五中午举行“周日弥撒”或“安息日祈祷”。就在他们走出清真寺抗议铁腕占领政策时，他们遇到的是军队打来的枪弹。这次野蛮的射击使一名17岁男孩、一名11岁和另一名17岁的女孩被杀。几十名巴勒斯坦人在这场被一些消息来源描述为巴拉塔难民营屠杀事件中受伤。

我们巴勒斯坦人似乎被选择为屠杀的对象——德伊尔·亚西诺、卡夫勒·卡西姆、沙布拉·沙蒂拉——现在又是巴拉塔。以色列军队强行闯入纳布卢斯的妇女联盟医院，逮捕了死伤者的亲属，用部队包围了医院。根据最新报道，巴拉塔难民营现处于严格的宵禁之中。

以色列部队禁止救护车驶近难民营以撤走伤员。以色列士兵多次密集射击或向难民营中的人们开火，营中的人们在吁请国际红十字会向以军说情并协助撤走伤员。难民营中的消息人士也在吁请各方提供援助与协助。他们呼吁大家捐血，但以色列军队禁止捐血者进入医院捐血。更有甚者，以色列士兵强行进入医院向人们开枪。

纳布卢斯的其他医院也受到占领军的同样对待。纳布卢斯的拉菲迪亚医院和妇女联盟医院被目击者们描述为战区。

今天中午——根据我们收到的最新报告——也就是纳布卢斯下午八点，以色列部队仍然禁止救护车驶近医院，也不准许救火队通过去撤出伤员。这就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事。如果我要宣读所有这些罪行并报告每一事件，就会在这里花上半个

晚上，但让我仅念一念几个事件。

11月27日，以色列军事总督在贾巴利亚难民营召集阿訇——即清真寺的牧师或教士——警告他们不要在祈祷中发表任何政治演讲。阿訇们回答说，政治演讲是根据圣典和《古兰经》而作的。人们认为这种警告是企图镇压人民在奥迪赫教长被下令驱逐出境之后表现的不满。以色列人驱逐清真寺教长，并预期人民会对他们表示感谢。我在此向大家保证，人民只会继续以自己的手段进行战斗。

据报道，11月30日，拉马拉和伊尔贝里各学校和大学的学生罢课。为什么罢课？因为那天到底是联合国纪念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至少巴勒斯坦人自己要纪念这一国际声援日。那些学生是在执行大会的一个决定，并履行其民族义务与责任。以色列士兵在一些学校的入口处占布阵。在赫布龙，专科学校中爆发了示威，学生们高呼口号，支持他们的斗争和他们的代表，后者当然是指巴解组织。

以色列军队围攻西布伦那所学院，向学生投掷催泪弹。

在加沙地带几个地点——这仍然是在11月30日——爆发了学生示威游行。以色列部队赶到现场，开枪并殴打学生。

12月1日，伯利恒的军事总督将该地区约一百名居民召集起来，由民政当局的副长官逐一审问他们。

在加沙，军事上诉委员会证实了拘留一些人的行政命令。

在纳布卢斯——我仍然是指12月1日——，一股武装部队闯入拉菲迪亚医院，逮捕了两名青年；这两名青年是遭巴拉塔难民营以色列军队枪击受伤后入院的。驻院医生抗议道，如果这两位青年遭逮捕，他们的生命就有危险。但抗议无济于事。当然对于那些新法西斯分子、种族主义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来说，阿拉伯人民的鲜血是不值钱的。但阿拉伯人民是不会唯命是从的。

12月3日，以色列中央军区司令颁布一项命令，驱逐杰宁难民营的一位居民

和纳贾赫大学的一名学生。

我提及占领国这些野蛮罪行是为了表明，遭受外国占领的人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以色列电台今天广播说，加沙地带、纳布卢斯、耶路撒冷郊区等地的抵抗力量在不断增长。据来自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消息说，局势十分严峻，已经对难民营实行宵禁，特别是对纳布卢斯附近拥有一万五千难民的那个难民营。我们的人民使用石块和空瓶子等原始武器，但他们是在战斗，而不仅仅是空喊。

真正不人道的是，占领国禁止死亡的巴勒斯坦人的亲属安葬他们。死去的受害者们的亲属和家属们怎么办呢？他们偷偷溜进医院，将他们亲人的尸体“盗窃”出来，以便适当地安葬他们。但以色列占领军簇拥着坦克，闯入难民营捣毁房屋，寻觅已死受害者的尸体。如果他们找到尸体，就强令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掩埋受害者。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占领军中央军区司令官——某个叫做阿姆伦的将军——在一次讲话中说得非常清楚，他将继续以死亡工具来对付巴勒斯坦人。他威胁说，他的部队将对任何示威反对占领的人开火。

但我们为什么不看一下以色列新闻媒介自己是怎么说的呢？

《国土报》报道说，某个叫于西·拜林的以色列外交部政治司司长这样说：“我比以往更有旧戏重演的感觉，眼前这个阶段在很大程度上与1973年战争前夕相似”。该报继续指出，心理安全状况和政治紧张局势可能在该地区引起一场新的战争。因此，以色列报纸在此警告我们，这一切可能在该地区导致一场新的重大对抗。这点已为下列事实所证实：占领国特别向加沙地区增派部队，镇压人民的反抗。

据另一家以色列报纸《话报》的报道，大批以色列军队开入加沙地区，准备以

暴力对付可能在加沙或西岸其它地区举行的起义。

另一家以色列报纸《前卫》报道说，一位以色列高级军方人士说：“我们面临十分严峻的局势。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正面临十分严峻而复杂的局势，我们正坐在火药桶上。”

综上所述，大家就会明白，我们来到安全理事会是为了请诸位注意局势的真象，同时也是为了表明可能产生什么结果。

有占领就会有抵抗，这是很自然的。这种抵抗带有不同程度的暴力。但我认为，这种暴力的连锁反应——我不将它称为循环——的主要根源在于长期占领。当然，具体指出解决办法是不困难的：只要结束占领，就不会有抵抗，因而也就不会有暴力。但我们在此所面临的问题是：与此同时我们怎么办？

对占领的抵抗曾被大会一项决定所一致接受并认为是合法的。我指的是大会第40/61号决议。同样，当和平解决希望减少时，这一抵抗即加强。我们在此不得不要问：我们的人民难道不能对和平解决抱一线希望吗？鉴于我们人民感到失望，占领国又傲慢无理，肯定会出现暴力，我们相信，这将意味着必须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授予秘书长的职务权限。

这一进程应当加速，那些反对和妨碍和平努力的人有责任做出积极响应。当然，那会产生政治后果，但是，抵抗渊源于占领，而这种局势本身也是由于占领所引起的。

何去何从，这是安理会必须面对的问题。安理会难道只满足于表示不胜痛惜、呼吁和请求以色列撤回或停止吗？《联合国宪章》难道没有提出其它解决办法吗？我相信，联合国的缔造者们是明智的，曾预见到会有会员国不执行安理会的决定这种情况发生。我指的是《宪章》有关实施制裁的特定章节。联合国制造出了那个被称为以色列的怪物，也就是人们称之为以色列的那个被宠坏了的小鬼。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还要允许那些使人联想起新法西斯主义的罪恶行径横行多久。我

们的妇女儿童的血对我们来说是圣洁和宝贵的，决不应白流。

我再次重申，我们确实希望和期望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终止目前的那些野蛮行径。安理会也应承担起自己的职责，终止占领，使我们更接近于实现大会各决议所描述的全面和平。

主席：我感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塞内加尔的萨雷先生。我请他在会议席旁就座并发言。

萨雷先生（塞内加尔），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十二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你是一位富有经验，对国际事务了如指掌的外交家，对联合国的理想具有献身精神。我了解你的这些品质，深信你的工作必将取得成功，特别是鉴于贵国同美利坚合众国刚刚签署了一个历史性的协议。我相信，这一协议将是朝着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迈进的一步。

我们也借此机会感谢你的前任、日本常驻代表菊地先生杰出地主持了安理会十一月的工作。

最后，我要感谢安理会所有成员授权我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参加安理会的辩论，讨论近日发生的严重事件和以色列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人民的做法。

被占领领土局势恶化之所以特别令人感到不安，是由于这不仅直接影响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未来，同时也波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在写给安理会的信中已提供了有关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刚刚发生的事件的情况。据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的报道，驻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军队在1987年12月9日一整天都在开枪射击年轻的巴勒斯坦人，导致2人死亡，12人受伤。当时，学生们正在因为有4位巴勒斯坦人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而示威。那次事故

显然是一辆以色列的卡车造成的，目的是为一个于12月8日被刺死的以色列商人报仇。在事故中受重伤者被送往阿勒希法医院。在那里，示威者遭到投掷催泪弹的以色列直升飞机的袭击。有几位警察也在示威中受伤。加沙地带的店铺一直关闭大门，同时，由于罢工，好几百名巴勒斯坦人没到以色列去上班。

据《纽约时报》和合众国际社的报道，西岸和加沙地带举行的广泛示威活动导致了居民同以色列军队之间的冲突。12月10日，一位巴勒斯坦青年被打死，十几人受伤。根据同样的消息来源报道，耶路撒冷以北卡兰迪难民营的一位青年学生因为在示威活动中举起巴勒斯坦旗帜而被逮捕，另有十二人在与警察的冲突中受伤，许多吸入催泪毒气的学生随后不得被送往医院。

路透社的一份报道指出，一位来自加沙地带汗尤尼斯的十一岁巴勒斯坦儿童在对以色列举行的示威中被以色列军队击中头部而死去。

据路透社和合众国际社的报道，12月11日，以色列军队向西岸巴拉塔难民营内的示威者开火，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另外还打伤30人。

路透社还报道称，耶路撒冷军事当局未经审讯将阿拉伯新闻记者工会的领导人扣押于狱中达六个月之久，并禁止在西岸销售《黎明》日报。

记得在本届会议开始部分或上届会议上，各代表团提到了巴勒斯坦问题和寻找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的必要性。此外，我们惊奇地注意到，我们所习惯的耐心和主观性正在让位于不断增长的客观性。我们现在应当谋求贯彻我们大家商定的共同标准，即安排一次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

联合国秘书长在其报告(A/42/714)中指出，国际社会看来广泛认为：

“……在联合国主持召开这一会议是通过谈判成功全面解决阿以冲突的最好机会。而且，我等于今年作出一项特别努力的决定得到冲突各方领导人的支持。这两个因素，即国际支持和当事各方的支持，是至今所举行的若干轮

协商的重要基础，而且毫无疑问，它们对今后的进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感到鼓舞的是，过去一年来在政治圈子里出现了有利的事态发展，这就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间及他们同冲突各方之间所进行接触的级别和次数来说都是如此。我还感到鼓舞的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国际会议的设想已被阿拉伯冲突各方作为高度优先的目标来促进，并且已在以色列国内成为热烈辩论的话题。这些积极的倾向，以及国际上日益赞同早日召开国际会议的协商一致意见这一事实，要求我们巩固至今已取得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A/42/714，第32、33、34段）

在代表了一个漫长的进程结束的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在我们的《宪章》原则的基础上，现在任何情况都阻挡不了我们达到目的：这就是，通过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即自决权和独立权，以及解决该区域所有国家的生存问题，在中东建立和平。我要请提出这一问题的人看一下规定了该区域所有国家在成熟、得到国际承认的边界内，在和平与正义中生存的权利的《日内瓦宣言》。

大会在几小时前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中东的4项决议。但我们呼吁表现出理智、节制和重新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以实现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持久和全面的解决。

要提倡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正如我早先说过的那样，这次会议——联合国会员国之间长期谈判进展的成果——刚刚在关于巴勒斯坦的表决中获得129票的再次确认。大家记得，我在向大会提出我们的报告时指出，如果联合国拖延寻求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的话，暴力行动将恶化，就算不危及世界范围的和平与安全，也必将危及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被占领土中最近的事件证实了这一点。

在巴勒斯坦问题缺乏公正和持久解决的情况下，紧张局势和暴力将不仅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增长，而且将在被占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增长。因此，我们委员会继续强调，只要一天不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局势将继续恶化。

联合国对确保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土中待享权利和保护负有不可否认的责任。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现在特别应当通过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来贯彻1983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提出的得到大会越来越多的大多数成员赞成的调查结果。

我们要再次回顾，这些建议客观地建立在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和阿以冲突的得到国际接受的根本原则的基础之上。国际社会认为现在需要紧迫地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因为，这一观点不仅在联合国中提出，而且也在日益增多的其它政府间机构的决定中提出，例如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不结盟国家运动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宣言，以及更接近当地的最近在安曼举行的阿拉伯国家最高级会议。

因此，我谨代表委员会强调，巴勒斯坦问题现在已到了成败关头，我们要紧急呼吁加强努力，确保这个问题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并结束巴勒斯坦人民所处于的令人不能容忍的事态和状况。

在这方面，委员会相信，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在几乎所有各方的支持下，向有关各方提供了参加导致公正和持久解决的谈判的广泛的机会。鉴于刚才特尔齐大使所描绘的被占领土的日益恶化的局势，我们应该加紧努力。

因此，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步骤，使得所有有关方面再次进行对话政策，结束迄今为止持续了40多年的悲惨事态。

正如我上周所说，为勇敢的人民实现和平的时机已到。这不应只是阿拉伯人或以色列人的和平；这应当是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和平，这种和平要建立在真诚的目标和联合国主持的谈判的基础上。我们有责任，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保障者的安全理事会也有责任，抓住这个令人悲伤但却充满希望的机会以栽培召开这次国际会议的机会，以适当和及时的方式来确保在中东取得公正持久的和平。

我相信，上周的特点是国际社会坚定地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我们听取了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的发言，以及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关于中东的辩论中的发言，所有这些都是安全理事会特别应当关注的。

我再次谦卑地代表委员会吁请安全理事会庄严的成员为实现中东和平而努力。

主席：我感谢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刚才收到以色列代表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求应邀参加对安理会本议程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如经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以色列代表参加讨论，但是没有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内塔尼亚胡先生在安理会议事厅旁为他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内塔尼亚胡先生（以色列）：阁下，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相信你将会同你的前任菊地大使一样出色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手上拿着民主也门常驻代表的信，他以阿拉伯国家集团本月份主席的身份要求安全理事会立即召开会议。现在是星期五晚上八点，我想大家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联合国最高和最重要机构的安全理事会为什么要突然开会，如此匆忙？诚然，世界上现在正有几场重大的战争在进行，然而安理会现在开会并不是为了处理或解决这些战争。或许是因为有人死亡——确实也发生了这样的事件。然而，在1985年12月，当民主也门国内一万多人遭受屠杀的时候，我记得民主也门的代表并没有要求立即开会。我记得，当麦加发生暴乱，402人被杀、640人受伤的时候，阿拉伯联盟的另一个成员国沙特阿拉伯也没有急忙，甚至根本没有要求安理会开会。我记得，当约旦的贾布卢克大学发生暴乱学生被杀的时候，安全理事会也没有开会，没有任何表示。

在这一问题上往往小题大作的巴解组织对那一事件也没有说过一句话。正是这个巴解组织使得它自己的几千名成员在难民营中遭受屠杀——“屠杀”这个词在这里反复出现——，先是被叙利亚屠杀，在火并，在巴解组织各派别和黎巴嫩人之间相互倾轧的火并中被屠杀。但我记不得安全理事会曾经为此匆忙或不匆忙地召开

过一次会议。

所以我们要问，为什么今天如此突然地召开这次会议？我认为我们可以召开会议的时间上得到一点启示。选择今天这个时间决不是偶然的。必须了解导致今天这样情况的一系列日期，了解所谓最近的暴力事件是自发的基本想法是何等的荒谬可笑。这些事件绝对——我强调“绝对”——不是自发的。大家记得，一年前曾发生过完全同样的情况：先是一般比较平静的时期，11月初开始出现紧张，发生暴力事件，在大会审议的最后一天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

11月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11月份中有三个日期。第一个日期是11月2日，这天是《贝尔福宣言》的纪念日。第二个日期——今年这是一个新日期——是11月8日，这天阿拉伯首脑会议在安曼召开。第三个日期也是一个纪念日，即11月29日，通过分治决议的日期。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些日期呢？因为，在这三天中每一天巴解组织都要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发出具体的进行煽动的指令、命令和要求，号召他们煽动暴乱、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我还可以再加一个时期，那就是今天这个日期，它是一个二十周年的纪念日——很怪，一个以谋杀为职业的组织居然使用“纪念日”这一个词——二十年前的今天以阿巴什为首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宣告成立，该组织也主张煽动暴力、恐怖和暴乱。

必须了解，在11月份进入12月份这段时间里，他们的行动不断升级。最近有人在特拉维夫——海法铁路线上安放炸弹，幸亏没有人被炸伤。几天前，一个叫 Schlomo Saker 的以色列平民在一个阿拉伯市场买东西时遇刺身亡。还有许多恐怖的事件没有被报道出来，因为这些事件在尚未发生之前就被制止了。这些事件在发生前便流了产，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搞恐怖，他们搞了，但是没有成功，因此我们没有听到很多关于它们的消息。但他们的阴谋还是存在的。

除此之外，他们当然还号召暴乱、使用暴力，进行煽动，特别是极其有计划有组织地煽动那些最容易上当受骗的青少年。什么自发行动，真是见鬼！

即使如此，我必须承认，巴解组织的这种令人毛骨悚然活动有时也能得到一些

帮助，他们在我们现在讨论的一系列事件中得到的帮助就是一起交通事故。几天前，一位以色列卡车司机在贾巴利亚开车开出了马路，车辆失控撞死了路旁4人，他们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大家可以想象，这种事故在以色列各条道路上都时有发生。我感到遗憾地说以色列的事故伤亡率很高。

然而，巴解组织当天就造了弥天大谎说这不是一次交通事故，而是蓄意谋杀，他们的谣言跟野火一样在加沙和朱迪亚——萨马里亚迅速传开。这就促使了一场已经在进行之中的煽风点火运动的加剧。这是一次天赐良机，不妨可以这么说。

我们有——根据国际法任何国家也都有——一项简单而明确的准则。任何政府，无论是军政府还是文职政府，其首要责任都是执行法律和维护秩序。这一责任特别重要，因为许多这样的袭击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针对无辜的过路人的，包括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实际上，昨天我们逮住了一名应当对屠杀——具体地说活活烧死了一家人——负责的恐怖分子。这名恐怖分子向一辆路过的小汽车扔了一瓶莫洛托夫鸡尾酒，我们谈的不是一个空瓶，而是一个装满爆炸物的瓶子。这辆小汽车坐着摩西一家人：摩西夫妇和他们三个小孩，夫人和一名小孩被活活烧死。我们逮住那个人，他正企图引爆另一颗汽车炸弹。这样，我们在以色列的边界内，在我们的领土上确实面临一个问题。我们面临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我们面临一场蓄意的恐怖运动，我们总的说来还是成功地抵制了这场运动，但是巴解利用最近六个星期的这段时间，企图加剧这场运动。

这里描述的事件都是援引没有证实的新闻报道和其它无案可稽的消息。我们是在非常匆促的情况下面对这个问题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粗略一看就知道，在提交给安理会的材料中有许多捏造的不实情况。

让我举个例子说吧，比如医院的问题。那完全是一派谎言。在执行法律和维护秩序的过程中，有些伤亡的情况，这是令人遗憾的。我们的部队奉有严格的命令，不能开火，实际上是不能动用武器，除非绝对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或是他们

本身已经受伤或生命受到威胁。在几百名拿着铁棍，臭洛扑夫鸡尾酒和其它各种武器的人群的包围之中，你的生命时时刻刻都要受到威胁的。以色列人已经发生丧生事件表示遗憾，以色列将继续利用自己的安全力量，尽力确保尽量少发生丧生事件，但一旦发生这种不幸事件，我们会照顾这些人的。实际上，在这些事件中，我们把伤亡的人送到当地的医院，送到邻近的其它两家医院——也就是位于阿克伦的医院和位于比尔舍巴的希罗卡医院。因此，安理会听到的，连同其它情况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

我在此描述的和我认为可以解释我们今晚目睹的情况的事实是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造成的。事实已经一再复述了一年多了，也就是说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我没有时间去核查事实，但我可以回顾这是否三年来都是一样的方式。不管怎么说，两年来是一样的方式，巴解煽动暴力，这种暴力造成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伤亡，然后巴解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不仅讨论暴力而且也讨论占领的罪恶。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

可以说，加沙和朱迪亚—萨马里亚的政治地位问题并不值得在星期五晚上很晚的时候召开一次匆忙或不匆忙的会议，但既然问题已经提出来了，我应简要地谈一下。

实现这种解决的问题的确是复杂的，问题并不简单。这是一个可取的目标。为了实现和平解决，我们需要的是和平的政治解决。我们还没有实现解决的原因同所涉的悲伤事件毫不相关。悲伤的事件可以解决，这并不难。让我纠正一下，问题很难、甚至是复杂的，但并不是不能解决的。阿以冲突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解决的，不管是难民、还是边界问题都可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谈判。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特别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更复杂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顺利地解决。五千万难民一直在更艰难的条件下定居。

我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是因为巴解就象他们的先驱者——那位同希特勒订立友

好条约耶路撒冷大主教——一样不想解决问题。他们想的是消灭。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没有一个国家，而是犹太人有一个国家，这一直是冲突的根源。这就是巴解跳出来、反对、抵制、阻碍和颠覆任何和平努力的首要原因，因为他们不是致力于和平，而是致力于摧毁犹太人的国家。

第二个原因是资金方面的。巴解是一笔大生意，做得不错。许多人依靠来自沙特阿拉伯和其它国家的数亿美元生存，这些国家付出的钱流入巴解的金库。现在有那么一些人、一些团体和一些领导人属于历史上最富的恐怖主义组织，他们对维护其争取的事业享有既得利益，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如果问题得到解决，这一切都完了。

第三个原因是一百年前妥斯托耶夫斯基早就理解的。他曾说过，如果有五名恐怖分子结成一伙，只要让其中四名相信第五名是叛徒，他们就会杀了他。杀完之后，他们就都被围困在血泊之中，逃脱不掉。这就是我们在此看到的情况。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受到这种恐怖主义之害。事实上，巴解杀害的阿拉伯人比其杀害的犹太人还要多。比如，最近象纳布伦市长沙法·马斯里这样的人也被巴解谋杀，因为他正在考虑政治解决的问题。

政治解决的问题已在这里提出来了。巴解不想政治解决，也不想和平。巴解想的不是解决问题或和平，而是别的，它所想的是更为具体的东西：甚至阻止改善难民的地位。我指的不是法律地位，而是政治地位。以色列政府提出许多建议，要改善难民的情况，大幅度提高住房条件等等。谁反对呢？是巴解。他们说，“这是生活素质方面不可接受的改变”。我们照样进行，并做了几项这种“不可接受的改变”，比如电气化、新住宅、新公路、提高农业和渔业、改善银行制度、改进生活方式、教育和卫生条件等等。巴解反对现状的任何改善。它鼓励一切机会阻止这样做，因为它所想要的是冲突、争端、暴力和恐怖。

最近，我们以为出现了一线希望，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也就是改变巴解及其一伙束缚本世纪初以来一直同阿以冲突联系在一起的政治进程的这种局面。我们以为已经打开了缺口，这种想法是因为安曼首脑会议表明而产生的，因为我们

看到巴解第一次被阿拉伯国家置于其应得到的旁观者的位置上。

显然，在过去六个星期中，从巴解组织自己的劝说和煽动中，我们看到它试图做到的无非是想逃避这样一个结论：表面上在安曼接触了这么多的阿拉伯领导人，不管他们直接还是间接这样说，最近发生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安理会今晚的会议的目的就是巴解组织要摆脱无足轻重、无能为力和名誉扫地状况的企图。真正的问题是：使它们摆脱无足轻重的地位，这是不是安理会的事？我想，这无疑是最最不适于安理会做的事。

主席：我感谢以色列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时很难理解，以色列部队朝学生开枪射击何以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煽动。我们听到了大量关于什么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内发生的一切是对巴解组织号召的响应的話。

在这一问题上，我想安理会成员会感到奇怪：巴解组织是否真正受到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如果它有这种支持，那么为什么不予以处理？我们在被占领土内的人民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们确实支持并确实承认巴解组织是其唯一的合法代表。

我们本来并不打算请安理会召开会议，但以色列军队罪恶和野蛮的行径残暴地杀害了许多学生和妇女使安理会必须开会。我们当然希望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正如我在会议开始时发言中所说，既然以色列在向我们人民推行“铁拳”政策时大发淫威，我们觉得安理会有责任处理这一局势，鉴于安理会采取的立场，《第四号日内瓦公约》是适用于这些地区的，有关方面有义务尊重和确保尊重《公约》条款。这就是我们到此开会的理由。

我们同意，以色列面临一个真正的问题。我们知道，它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以色列仍然无法决定它到底是一个犹太国，还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以及谁是犹太人。时至二十世纪末，以色列依然在忙于进行拜占庭式的讨论，讨论谁是犹太人，

谁不是犹太人；谁属于以色列国；他们应该是一个欧洲裔的犹太人，还是应该是一个亚洲裔的犹太人。我们知道，他们有这些问题。

但以色列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它是一个占领国。一个占领国负有作为占领国而产生的某些义务。我想以色列知道，它是本组织唯一被称为占领国的会员国。这就是以色列面临的问题。这就是使得近百分之三十年富力强的以色列人民时刻处于武装状态的问题。占领确实为代价高昂之物。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结束占领。

作为一个占领国的成员，任何士兵的生命都受到威胁。占领下的人民毕竟不会展开红地毯隆重地欢迎他。他们决不会与一个占领军官为友。

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服兵役期间，我们曾接到不得与在欧洲生活于占领下的人民为友的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别想与他人为友，因为我们人民的首要任务是抵制他们在我们自己国家内的存在。

我们无法想象在被占领土内有任何以色列平民。毕竟，一个占领国向被占领土转移自己平民的做法是被禁止的。除此之外，每一个年富力强的以色列公民都是武装部队的成员，不管他是穿军装的正规军，还是现役后备军；因此，我们可以说，那儿没有任何平民。首先，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呆在被占领土内。我们实在不能允许这种挑衅。

有人也许会想，生活在被占领土内的巴勒斯坦人愿意寻找好一点的狗食，还是愿意呆在金笼子里？他们要自由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有多少巴勒斯坦难民得以返回家园？我们中有二百多万人被剥夺了返回自己家园，并在那儿和平生活的权利和可能性。变帐篷为棚屋，这并不是我们所要求的。我们要求返回巴勒斯坦领土，并在那儿和平生活。

巴解组织不需受人之助而摆脱困境。

秘书长告诉我们，阻挠着和平的主要障碍是以色列政府。我不知道我们是否

应该相信他的话。这中间有一个挑战。秘书长为使所有各方来到谈判桌旁，以实现全面和平进行了努力。谁进行反对？我们巴解组织全国理事会在其4月份的会议上，一致接受了这种办法。我们本来十分希望利用安理会来开始争取和平的谈判。我重复：这是一个挑战。谁想谈判和平，都可以到此议事桌来。我们对此完全赞同。

我们曾想使我们的儿童和那些生活在我们的房子里的儿童免遭死亡的威胁，使他们免遭成为生活在一个叫以色列的穷兵黩武国家的第四代或者成为生活在巴勒斯坦难民营的第四代的威胁。我们想让他们都在自己的家园和平地、和睦地生活。

巴解组织并不是在找一条出路。巴解组织已经发出各种信号表明，我们要的是一个和平解决，一个政治解决的进程。事实上，巴解组织在安曼坚持要求将这一问题提交首脑会议，那次首脑会议原先预定是一次只处理一个项目——即两伊战争及海湾局势的非常首脑会议。

我们不想揭发与纳粹勾结的老底。贝京及其同伙的政党——犹太地下军公开声称，他们应该与希特勒结盟，因为他们有着相互和共同的利益。著名的、受人尊敬的爱因斯坦教授和象他那样的其他人士毫不犹豫地在《纽约时报》上登了一幅大广告，要求不允许纳粹分子贝京及之流玷辱美国土地。

我们到这里来是要解决一个由于长期占领而引起的危急问题。我们的确希望，安理会有一天（越早越好）将开会审议实现全面和平的途径和方法，并使会议从谴责变为积极的谈判。

主席：再没有人要发言了。安理会下一次继续审议本议程项目的会议定于1987年12月14日星期一下午举行。时间将稍后宣布。

我要提醒各位成员，根据我们现有的协议，我们将于星期一开会审议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任期的问题。

晚8点35分散会。